

## 坐药之法



(39) 龙玄策著

说话的当口，华佗抱着小商已然滚到了一张木桌，接着又把她抱到了新的木桌上。他见吴普和叶源等人还喋喋不休，怒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吵什么舌根？没看到身后还有那么多等待救治的灾民吗？”

“徒儿这就去。”吴普转身要去给百姓看病，忽然目光停在叶源身上，说道：“你既是大夫的话，也来帮忙！”

叶源回身看了看黑压压的百姓，点了点头。吴普又问道：“你最擅长什么？”

叶源愣了下，略显尴尬地说道：“用毒和妇科。”

吴普哑然失笑，指着旁边一间草庐道：“那里看病的大多是妇人，你就去那边帮忙吧。”

叶源点了点头，忙走了过去。曲如玉见小商已有好转的迹象，便跟在叶源身后。在许昌的时候，叶源就专门给女子看病，没想到逃命到荆州，还是要干老本行，这冥冥之中，总有一些事情是逃不了的。此时草庐前已然聚满了百姓，叶源刚一过来，不少妇人就涌上前。

“都站好了，谁的病症最为紧迫？”

“是我，是我。”众人都喊了起来。

忽然一名妇人拿着剪刀指着心窝，哭天喊地地冲到最前面：

“救命啊，要不然小女子真的活不成了。”

“就你了，把手伸过来，我给你号下脉。”妇人点了点头，伸出手。叶源一手搭着她的脉搏，一边说道：“脉象细滑，尺脉按之不绝，肾脾虚。你张开口，让我看看你的舌苔。”妇人闻之，伸出了舌头。“舌苔有紫斑。”叶源已成竹在胸，他瞥了曲如玉一眼，说道，“她这个病，你能治。”

“为什么我可以治？”曲如玉瞪大了眼睛。

叶源又道：“还没过多久，你就忘了那个方子吗？”

“啊？”曲如玉看着妇人，道：“你的红线难道也没来吗？”

妇人羞涩地点了点头。“那好，我告诉你一个方子，保管有用。王不留行二钱、益母草、鸡血藤各一钱……早晚用药三次，不出三个月病就好了。”

“要三个月？”妇人的脸又拉下来了，哭道：“不行，太晚了！我相公说了，两个月内，我还没有怀孕的话，他就会休了我。”

“哦。”叶源摸着下巴，“原来你想用速成的法子。好吧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说一个。”

“好……好。”妇人侧过头去。曲如玉也竖起了耳朵，隐隐听到“坐药，土大黄，茜草根、布包、线头”什么的。妇人听后，看了看叶源，问道：“大夫，这个方子真的有用吗？”

“自然管用，不出七天，就有奇效。”

妇人高呼了一声，欢天喜地地离开了。

叶源虽然冷漠，但是言而有信，他答应过华佗要给百姓治病，就一定会有的。只不过这才看了几个病人，冷风一吹，他的脑袋又隐隐作痛起来。那一头的华佗，运用鹿戏之法，让小商滚完了十张桌子。当滚到第十一张桌子的时候，小商忽然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华佗松了一口气，他知道小商的疹子都发出来了。

大病初愈的小商哭得如此伤心，眼珠溜溜地找熟人。看到曲如玉后，连忙伸出小手，想要抱抱。曲如玉也不嫌弃全身脏乎乎的小商，把她抱在怀里。“姐姐，你真好！你当我妈妈吧！”

“傻孩子，在说什么呢？”

“姐姐，你给我买金剛酥吧！”

“小馋猫，为什么想吃金剛酥呢？”

“因为爹爹在梦中说，金剛酥很好吃。”

下期关注：头风发作

## 私人煤窑

第二天天不亮，我们告别了这家农舍的主人，经过两小时的颠簸，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煤窑前。沈立新讨价还价地给了车费，面包车甩开一道干燥的烟尘，就把我们交给了这个私人煤窑。我估计这个煤窑离昨天下午的太原，已经数百公里了。这是一个大山沟，周围没有人家，也看不见多少庄稼地，煤窑的规模很小，从窑口望进去，可以想象到煤窑老板的贪婪，已经掏空了大山的五脏六腑。还能看见华佗松了一口气，他知道小商的疹子都发出来了。

大病初愈的小商哭得如此伤心，眼珠溜溜地找熟人。看到曲如玉后，连忙伸出小手，想要抱抱。曲如玉也不嫌弃全身脏乎乎的小商，把她抱在怀里。“姐姐，你真好！你当我妈妈吧！”

“傻孩子，在说什么呢？”

“姐姐，你给我买金剛酥吧！”

“小馋猫，为什么想吃金剛酥呢？”

“因为爹爹在梦中说，金剛酥很好吃。”

下期关注：头风发作



(11) 李先钺著

临近不远处的几口煤窑，相隔着不远的距离，在这大山沟里没有声响地向各自的方向掘进，我能感觉到大山的疼痛。

一上午的折腾，搭窝棚、铺床铺，乱七八糟的事，让人头昏脑胀。

中午，稍稍有个停歇，我问沈立新：“昨晚听见农舍主人在说……这段时间风声很紧……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？老家出发前不是说好的到北京通州吗？结果太原下车把我带到这里来了，是不是打算把我卖了？”

沈立新说：“我实话给你说，确实是在出发前打算把你卖了，现在我有点舍不得你了。”

“你叫人吗？畜生不如！王八蛋！竟敢违法的事？你丧尽天良！我不跟你过！”我泪流满面，气愤之下重重地扇了他两耳光。

沈立新没有还手，也许出于他理亏的原因。

我望着天空，太阳在云层之上，光芒穿过云层，泛着刺眼的白光，刺得我流泪的双眼模糊一片。我在这片云层下没有人能揩干我心中的泪水。我开始一边收拾已经打开零乱一铺的东西，一边对沈立新说：“走！我们回家离婚吧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！”

沈立新过来跪在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们好好过吧，我保证以后不做对不起你的事了！”

“谁跟你好过？这种事你们都能干出来，能跟你好好过吗？”看见他跪在地下，我更加火冒三丈，又狠狠地抽了他两耳光，大声吼道：“要跪就给我跪上一小时，少一分钟就立马回家离婚！”

当时我真是那样想的，要是他跪不够一小时的话，就借此了断。

我在煤窑的工作，就是在离窑口不远的工棚里给40几个人做饭。

工作量之大，我走路都得小跑。淘菜、切菜、炒菜、蒸饭、熬粥、煮面……还要把每顿的饭菜分到每个人的碗盘中；饭后洗锅洗碗，又接着准备下一顿的饭菜。每天晚饭过后，我就累倒在了床上。有月光的夜晚，疲倦的身躯蜷曲在窝棚里的床上，眼睛干涩而胀痛，却难以入眠。清亮的月光透过窝棚的棚顶，破碎得碎银一样撒了一地。看着月光，一种冰冷的凉意漫透身心，盖着被子好像也感觉不出有舒适的暖意。

沈立新破天荒地能吃苦受累了，井下的劳累让他倒床就呼呼大睡。往往在这时候我会想起母亲和哥哥，他们该不会也像我一样在煤窑打工吧？

望着夜空，默默祈祷我母亲和哥哥平安幸福。我是个没有了亲情的女人，这种孤独感是别人没法体会到的。

煤窑的环境都是能想到的。天暗还好，但也是漫天的煤尘，满脸的煤灰。要是遇上下雨，那就糟糕透顶，煤泥的污水和着泥浆漫得满身都是，半截裤腿都是泥浆。幸好北方没有南方那么多雨水，要不然在煤窑打工的人都成了一块块煤疙瘩，黑不溜秋的不像人了。

在煤窑打工的工资很低，钱全部由沈立新掌握着。感冒了要买药，例假了要买卫生巾，这些零星的开支需要多少他才能给我多少，多一点点都不给，他提防着我，怕我有钱会跑了。

有一天沈立新在我的枕头下边找到了70元零钱，说我藏了私房钱，问我：“钱是哪来的？”我说：“肯定不是偷的，也不是抢的！难道女人就不能有点私房钱吗？”

说着说着他火气就来了，给了我一耳光。我终于爆发了，和他打成了一团。

来劝架的是我们的老乡，男人叫赵正永，女人朱丽萍是沈立新的一个远房亲戚。他们在那里的煤窑已经干了两三年了。在他们的劝解下，我们平静下来。那晚我就睡在了他们的床上。

因为那次的劝架，我们一来二往地就更加亲密了。他们经常给我们送些吃的，还真是异地见老乡，就觉得要比别人亲热多了。

下期关注：上官文馨

作者授权本报中  
国报网刊载  
本报所刊新闻特  
稿，未经本报许可，不得  
转载、摘编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 
浏览最潮最新资讯

## 交房通知

尊敬的“圣桦城”业主：

非常荣幸地通知您，您所购买的“圣桦城”小区4号楼已达到交付使用条件，我司根据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及其附件相关约定，将于2018年1月30日开始办理交房手续。

详情咨询：028-88385455

开发商：成都宇峰置业有限公司  
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

## 公告

住宅小区全体业主：

我公司在新津县兴园3路6号修建的“隆鑫印象城邦二期住宅、商业及配套设施”项目已建设竣工，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，公示内容张贴于二期大门处，公示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1月30日。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中西置业有限公司  
2018年1月23日